



明熹宗實錄

卷十七至三十二

天啟元年十二月至三年三月

明熹宗憲皇帝實錄卷之十七

天啓元年十二月戊辰朔〇御史夏之令疏言遼撫銳意用西  
虜往復譖讐卒未得其要領奴既聞且見之矣寧寨一歸虜遂  
移帳北去中奴餌而去非空去也昔掉臂去今搖尾來受奴約  
束而來非空來也彼于我何親而輕用其眾結怨強隣耶如曰  
河西為彼喫賞地故為致死則彼不出兵助我我遂能絕彼賞  
物乎獨其助兵聲援或首鼠兩端一為奴首一為中國陰觀鶴  
蚌之勢中操楚漢之權或未可知若堂堂中國幅員萬里物力  
全盛一逆首不能制必假手索虜損國威而啓戎心不可言矣  
今援兵出關者雖二十萬然簡練未精器甲未備糧餉未克達  
調初至勞苦未息異越楚蜀山陝之人語言未通心力未一兵  
將俱不相習且嚴寒出師兵家大忌盍姑拊循其疾苦激勵其

意氣抽其精銳各為一軍勤訓練明賞罰繕器械備餉糧明春  
草青奴必長驅渡河然後以逸待勞以主馭客用奇設伏動必  
萬全微有不利尚可嬰城固守不然而僥倖一擊誤墮姦計河  
西遂不可為矣下兵部○庚午南京吏科給事中姜習孔等疏  
救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上責其違旨凟擾姑不究○續叙  
卽遼瀋死事諸臣張神武贈都督廩知廡一子本衛正千戶世  
襲徐國公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廡一子  
本衛正千戶世襲梁仲善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俱從祠附祭  
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劉芳馨方承勲袁見龍阮承  
宗鮑得功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級餘曹登衡等各加贈  
有差○陞都司僉書陳九德登薦防禦遊擊將軍○定遼瀋逃  
竊文武諸臣罪狀廉應乾冒日乾聽該部勘擬候世祿劉孔胤

李秉誠姜弼鮑承先趙率教馮大梁麻承宣王興業周義等貳  
罪降級提問各有差○總理三部侍郎王在晉請申國法以勵  
人心言淮營守備王錫斧雇買漏船以冒船價私債巧徒以糜  
兵餉又破壞海運新造沙船四十八隻計價不啻七千金宜嚴  
行淮揚撫按提究追陪蜀中告變各守令抱頭迷竄宜查悉城  
縣官照遵義例悉令撫按勘明逮問其合州知州翁鑒彥江津  
縣知縣周禮嘉率衆堅守應加陞用興文縣知縣張振德同妻  
子自焚應加贈廕蔚鎮總兵楊茂春臨敵稱疾朝廷令旗不能  
強之一出宜誦居廣寧城外死則葬骨三岔河邊母輕縱歸俾  
懦帥效尤開規避之路下該部○左都御史張問達等疏言延  
安為全陝咽喉頃虜以六七萬奄抵郡城攻圍五日夜徵俾完  
保而所過縣驛村社擄掠甚慘轉盼明年虜飽而騎勢必復來

謹採輿論集為二議一添兵將以資捍衛謂延鎮抽調空虛宜  
添設參將一員軍士二千四百並見軍六百共合三千戰馬五  
百匹以復國初原設之額每年省城五衛班軍抽一衛之餉折  
價解延安為添兵月糧之用而四衛更番赴邊二據要害以扼  
虜衝府城百八十里有蘆關嶺東西兩山峽峙深溝萬仞中止  
羊腸小道不能容並馬虜自鎮靖出口必繇此經安塞薄府城  
舊築堡城尚在宜將舊城修拓內堅營房百餘間設操守官一  
員就于新添兵內摘三百名居守又安設滅虜火炮于中仍令  
本府清軍同知遇移秋鎮若虜騎入犯據險堵截虜必不能飛  
渡部覆如議○直隸巡按李九官題查互市例夷以馬來找以  
貨往延至子今夷馬俱不堪而良馬盡入商販之手即找之賞  
貨亦不堪而夷所得全盡易商貨而去此猶可言也獨市貨委

官一節趙者如驚談路府廳官後扣除書例遂為固然除真錄  
假貨支銷勿論更有貪狡冒破無所不至且多出審例以啖官  
徒官役始中餉繼懼禍不查不銷挨延沉閣幸復一幸銀既落  
空罪亦無著臣與督撫道議俱謂折銀之便或以庫貯多貨無  
處歸銷則始于撫貢之時銀貨兼支貨漸盡則折貢可資行但  
市貨一部群小千百人悉窟穴其中折貢者非宵小之利也况  
一切撫貢講龍全係通事為政儻妄傳夷寧至鎮則擅開邊叢  
之非無人敢主又當以官職賞賜誘于前以嚴刑重罰禁于後  
駕馭通官使其悅服而後折貢之事可行也下號于部○辛未  
慈孝獻皇后忌辰奉先殿行祭禮○子原任日講官詹事  
府少詹事黃輝祭葬如例○下東華門管事內官錢等趙昇王  
文等于獄先是門軍閔科告稱本門內官包占官錢歲計七百

兩有奇刑部乞將錢等行提質對正法從之。差山西道御史羅文英福建巡按。壬申經畧熊廷弼奏孫杰近參閣部四疑臣有其三一言高出胡嘉棟不宜用二言終卜年不宜用三謂臣不宜駐閩內臣以東西南北欲殺之人而遣樞撫科道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姑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參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割頭除尾為輒因之法得旨鄉薦高出等原為遠計但能竭力建功自可贖罪如推諉事法當併究朝廷既設經畧委任甚重不必以人言自疑。天津太撫畢自嚴通州太撫王國相各疏催器械盔甲銀兩工部尚書王佐請以前發川湖募兵帑銀十五萬兩內除解發湖兵四萬三百三十兩外以二萬八千二百兩給津撫以七千七百三兩給通撫其原貯通庫銀二千二百九十六兩聽通撫收用以足一萬兩

之數報可。賜原任雲南巡撫薛夢雷太僕寺卿李時華各舉  
葬。薊遼總督王象乾言臣前議留調將領已經部覆或以陞  
留不准更易或以素行多疵審格見拘談部執法東公何容置  
喙唯是薊門今日大勢未可盡苟格套而督撫事權似當少假  
便宜乞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古北路遊擊顏光耀以新任參將  
留管北路尤世祿以應得職銜起官察雲右營萬邦孚應加副  
總兵銜管西協車營李玉翰以應得職銜起官馬蘭路葉應武  
董加遠擊銜夏士昌王純臣以原官遊擊職銜張思忠以守備  
加都司僉書職銜俱調改分領車營新兵至馬蘭路古北路及  
密雲右營原推新官聽訖部改推另用得旨本兵行邊出鎮各  
用各官當與覆行司官豈得違阻。御史賈毓祥疏言鑒棄惟  
北岸旅順口實咽喉總區誠宜得一大將量提水陸兵駛劄以

外消窺伺內固藩籬其餘水兵散冲要各島陸兵散沿海各衛所州縣操練是矣盡聚登州徒滋驛棲光美兵之變殷鑒豈遠今新募淮兵宜速分派于各衛所州縣過此隆冬船足風和然後入登未為晚也至三萬之衆渡海入遼恢復南衛誠為石畫第南衛距遼陽險阻崎嶇七百餘里而欲與三岔河大兵聲息相間先後協應萬無是理儻西路之兵未逼遼陽渡海孤軍豈能深入乎朝鮮監軍之設約與國摠奴巢亦為壯舉然朝鮮兵力雅非如昔未必得心應手之事反覆圖維實事實功難以技倅者惟三岔河一路而已乞勅部商確登萊一路議守者是否當守族順議戰者是否當戰緣此路進兵乃先將調募之衆分寓各處以待船備啓行之日而後許集于登庶內變不作外患可圖下却○癸酉吏部尚書周秦謨陞辭因陳四款日養聖

船始 聖德任輔臣惜人才艱聞。吏科給事中甄淑疏言

皇上為遠餉而加派非得已也然加派因乎田地而田地或相  
倍蓰比而同之可乎田地既不同則歲入不同貧富亦不同上  
農加派尤釐猶可辨也若不毛之地農夫無顆粒之入責以正  
賦且難矧賦外又賦哉若謂屢畝踏勘然商下未必得實反間  
富豪隱射之徑即欲照未分派而愚民不習攤算徒滋狡胥賄  
賂增減之奸無已則照納銀之額因人土之宜而已蓋天下戶  
口有戶口之銀人丁有人丁之銀田上有田上之銀在有司徵  
收總曰銀額計銀即計米矣而戶口人丁在未之外在銀之中  
故照銀加派似不滿也東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  
役之法徵納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納故因人  
土之宜似不偏也其法以銀額為主而通以人情兩以土俗安

見省直每歲存留起解各項銀兩共若干就將原加餉額照銀額分派總提折扣裏多益寡定為省額獨各藩司以通融之法分為府額縣額總不失原餉額而止從銀起派愚者易知亦可杜奸胥之姦此外小民所最苦者一則無田之糧田鬻富室出盡而糧獨存一則無米之丁丁附于未米推而丁無推直敗額丁與額米兩衡而定其數米若干即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鬻田者推米便推丁在縣冊不失丁額以違租制在貧民不留空丁以致累陪而官亦免逋責之難矣乞行各撫按藩臣有司自天啓二年後改正施行又自兵興以來衝疲州縣有援兵供餉之勞有徵餉之煩車牛甲仗硝黃之役間偏僻州縣又有未汎者宜分別極衡次第大小之數而次第之以齊勞役平煩簡至典鋪稅契二欵亦有未妥典鋪者窮民一道活

窮

往鑑不堪而攜資別徙誰奈之何貌哭 祖宗書幾難言遷廢  
第忍刀民借糲訟獄益炳入官什一入奸民千百皆長亂之道  
也下部覆議。陞南京光祿寺少卿郭尚賓大理寺左寺丞。  
甲戌大學士葉向高題目擧時舉與思良將如故左都督威寧  
先當嘉靖李倭寇海上浙直閩廣無不摧殘獨繼光在浙數有  
勳功迨聞告急勢在燃眉繼光提偏師入閩累戰俱捷所擒斬  
首級載在 實錄者殆將二萬時興化已陷賴繼光而復着城  
將危賴繼光而存此勲在東南者也迨移廈鎮虜方桀驚屢寇  
畿輔繼光簡卒募求造車製器百凡備禦無不釐飭又築遵化  
諸城及修砌邊牆皆屹然金湯而未嘗取給公帑終繼光在事  
虜不敢入薊此勲在西北者也乃生前不蒙延世之封後尚  
斬易名之典功大賞薄可為扼腕乞特予錦衣一廕或即以原

庶百戶僨陞職級仍予謚以慰英衷使海內英雄豪傑知朝廷憫念勞臣雖久不忘當必聞風興起為國家出力或亦激勸之一道乎其與繼光同時戮力而謀畧熟名亦差次者則有逾大猷公論雖符謚典尚斬是亦斷不可少者也得旨戚繼光素著勳勞未蒙優叙著該部即行議覆并俞大猷都與他謚稱朕憫念勞臣至意。乙亥御史梁之棟言奢寘既直搗成都則順慶去成都最近且遡流而壓重慶勢若建瓴乞將川貴總督移鎮順慶仍賜尚方劍假便宜以重事權至于增設主兵多發帑餉厚懸賞購而軍前所需器甲火藥急為措辦皆時刻不容緩者乞勅該部施行下距于部仍命以後條陳閏係封疆著上緊題覆不得稽延耽誤。以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募兵敗變下部院叅看。巡按陝西御史彭際遇參寧夏副總兵魏世德廣

武嘗遊樂。王聰革任回衛。丙子下四川按察司副使徐逢聘  
部院叅奏。逢聘入賀。損包百數分。遣二牌顛倒。日暮官銜刑科  
劉弘化言其知多貲不便。為是藏閃之計。仍復託病回家。愆毒  
不至乞嚴。叅重處併勅各省撫按嚴查。驛遞循環。遇有損糧數  
多。即行叅劾。有潤稱公幹。濫給牌票折乾需索者。悉行禁革。得  
旨。徐逢聘貪縱異賞。并前胡世光販鹽被叅。久不題覆。著一併  
叅處。丁丑陞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張我續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四川貴州軍務。兼制雲南湖廣等處  
地方駐劄順慶。調度鑄給閏防。仍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命陝  
西巡撫移鎮漢中。鄖陽巡撫移鎮夷陵。防守應援。仍令湖廣總  
兵薛來胤督率南還川兵。繇巫峽趨忠涪。併力討賊。起補貴  
州道御史。陳玉輝。絳畧。熊廷弼。題河西之後臣主守者也。謂

修守即以修戰而撫臣不任守則臣不得完守之局而併不得完其所為戰撫臣主戰者也謂不戰決不可守而西虜不助戰則撫臣亦不得完戰之局而併不得完其所為守以此意見不合作法各別動成牽制自臣往回河上會監軍道臣鎮將皆言不能戰平日諸將中摩拳擦掌者亦言不能戰而撫臣亦謂機局又變虜慄未來不可戰也於是撫臣不得不勉其所為守矣臣日收集各屯渙散入馬內護廣寧外屯鎮武間陽兩路各督以一鎮一道而鎮城則兩鎮一道撫臣居中調度靜靜整整示以隱然不敢犯即犯而鎮武勿輕戰必不敢越過廣寧即越過而兩路可收其後也因議劉崇高出督鎮武祁秉忠胡嘉林督閻陽而臣仍申今日賊來越過鎮武一步者鎮道將誅無赦賊至廣寧而鎮武閻陽不夾攻掠右屯糧道而三處不收護者俱

如此謂以守待戰者也而守事粗定矣如守過今冬賊不來  
而我且當往為過河之戰矣乃地方終日言戰想戰實不成其  
為戰也於是臣又不憚不問其所為戰非有他謬巧也惟是審  
其所不可戰者何在而翻然圖之挈定主意孚定綱領藏定機  
神畫定蹄今應分布者分布團集者團集挑練者挑練整頓者  
整頓治造者治造輓輸者輓輸以急幹辦于今日則臣請為撫  
臣決之而不能代也撫臣若不將此見在人馬裝新收拾從衆  
商求從實幹辦而空空然謂虜來可以不戰戰吾間去可以不  
煥兵而下也臣恐過河兩字講過明年終不能過勿謂臣沮進  
而不敢戰也 上覽奏謂戰守方畧似有次第命訣部議奏。  
兵部會議遼瀋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  
矣就今日論離守難以言戰離戰難以言守撫臣身任危機